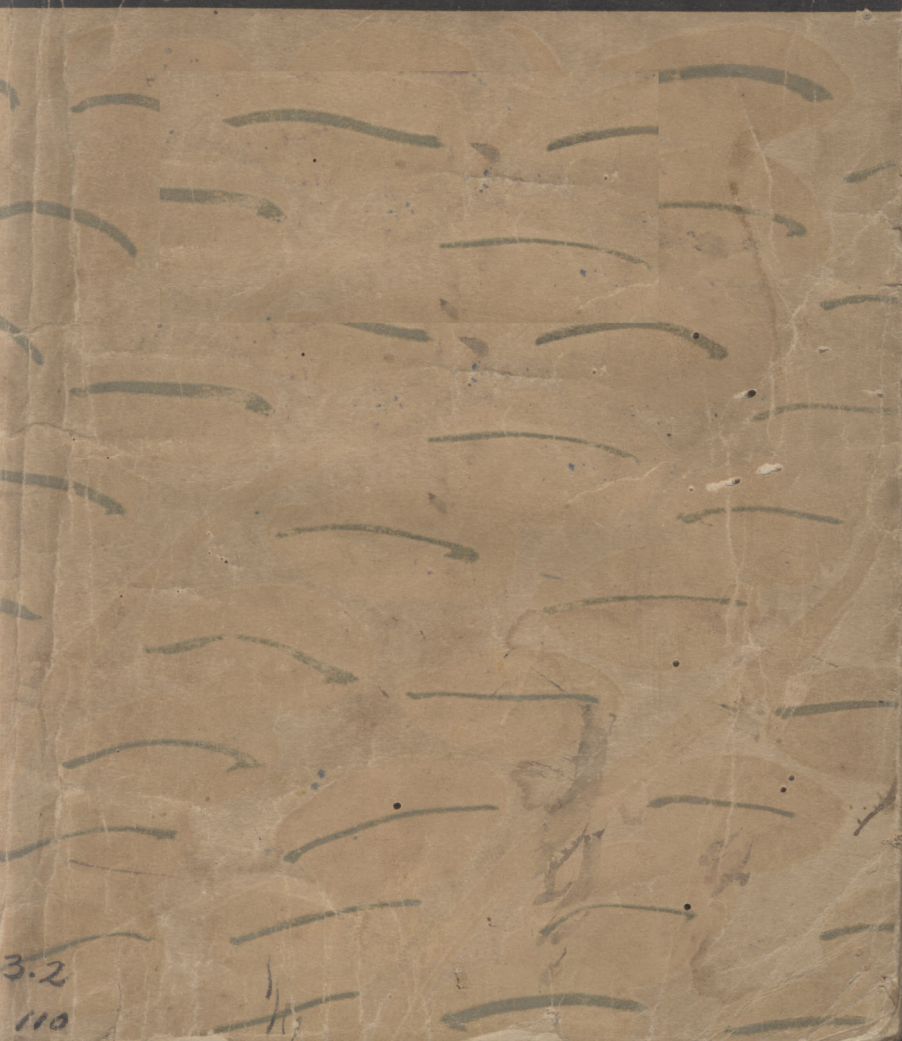


員番奇士



3.2

110

女 陪 審 員

張問鵲女士作

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29

自序

自序

我因為要替可憐的女同胞們解除痛苦。雖然碰破頭顱，却不曾看見一絲功效，甚至把自己沉入悲哀的海底，所得到的，依然是黑暗和空虛，我本想再起來去碰頭去，然而我不能，因為我的生命力消沉，並且也沒有我實行的餘地了；無可奈何，祇得拿起這支秃筆來，把女同胞們受苦的情形，約略寫了幾段，便集成這一冊小說。內中什九是好的女主人公，不過有一篇，却是寫一個壞女人的故事，主人公反是男的。但是壞女人障礙婦女的解放，也

應當使人家知道。排斥壞女人，而同情好女人，方不是婦女主義的盲從者。

從前雖曾被朋友逼著寫過幾篇小說。在各種婦女刊物上發表，但那些祇好算是不講結構的散文，而不是小說，所以不曾收在這本冊子裏。

這半年來，雖然讀了些別人的作品，究竟是小孩子的學步，離成功還差得遠咧；又因為心緒不良，行文晦澀而缺少生氣。然而這一切我都不管，祇求發出我胸頭的悶氣就夠了。

一九二九年四月松雪誌於上海

女 陪 審 員

目 次

- 一 血書
- 二 女陪審員
- 三 一個樵柴的女子
- 四 絮因女士
- 五 學監馬老太
- 六 女丐
- 七 日本太太

血 書

大江縣的名流“華龍”先生，正在自己的房間裏寫信。他已經換過八張信紙，壞掉兩枝筆，依然不能寫好一封信。他便扔下筆倒在椅子裏，心跳得和撞鐘一樣，覺得房間裏的空氣異常鬱悶。他又跳過去，把所有的窗子通統打開，讓外面的雪花飄入，落在桌上，……方覺得心頭舒暢一點。於是關好窗，拭淨了桌子，再拿幾塊煤添在火爐裏，又坐下來想：

“她今晚是一定要到名流聯歡會的，她的丈夫

當然也同去，我何必定要湊在一塊去教她傷心，不如寫信去告假的好。但是自從她出閣以來，我只見過她一次，我今年已是五十八歲的人了，沒有多少日子活在世上，再見她一面也好。”

他於是不再寫信，慢慢把衣鈕解開，從貼身掛著的一只小銀絲口袋裏拿出一張信紙來；那信已經褪了顏色，斑斑點點的淚漬，和黯淡的血迹，混作一片，幾乎辨不出字迹來。然而華龍先生保存這張血書，已有二十八年之久，在他眼中看去，真比自己的生命還要寶貴，就是拿全世界的東西同他交換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他守著這血書，過了二十八年枯寂無聊的鰥居生活，沒有妻子，沒有兒女，現在存到垂暮之年，一切都快完結了。

他在那張血書上吻了幾次之後，就把牠收入袋裏，扣好鈕子，記起了二十八年前的的一幕：

“正是晚春天氣，碧桃花開得很盛，他和雪君兩人，一同到城南公園去遊玩，一出城門，雪君

就高興得厲害，不肯坐車子，定要下來自己走，我也只好陪著她。她在許多田岸上跳著跑著，活潑得和小鳥一樣，跑到河灘邊，採了很多野花，要我替她拿著，……我兩隻手裏都是花了，她也累得滿頭是汗，挽著我的臂膊，喘息著，叫“慢點走！”她的頭髮幾乎擦到我的嘴邊來，一陣處女的芳香，真把我迷醉了。……這樣，一直走到城南公園的門口。車夫也拉著兩乘空車子，跟我們進內停著。

“我們走進茶亭，滿亭的人們，都把眼光注在她的全身；她這天穿一件常青嗶嘰呢的西裝，戴著寬邊的草帽，比平時越顯得丰神飄逸，粉團般的面上，又出了汗，就像雨後的桃花一般，白裏泛出紅潤來。

“我拿扇子替她搨著。

“喝了幾口熱茶，她又要出去跑，我怕她太吃力，遂一同走出亭子，替她折了幾枝繡球花，她還以為不能滿足，定要到平台上去眺望。這平台祇有

一只鐵扶梯，很是難走；我扶著她到了上面，那邊竟沒有一個人。但見全園幾百株碧桃花，也有紅的，也有白的，就像一條花絨毯平鋪在碧綠的綠草地上似的。雪君喜極，挽著我一同唱了一支“春之花曲。”那聲音的好聽，世界上沒有一件音樂可以和她比擬的。她唱完，對我微微一笑，——神祕的微笑。隨即摔脫我的臂膊，迴轉身去，把一塊雪白的絲巾鋪在石台上，自己盤腿坐下，眼睛看著天末晚霞，默默地不知在想什麼。我呢，半跪在她的身邊，彷彿喝了酒一般，竟大著胆子把向來不敢說的話都倒了出來，發著抖等待她的答覆。

“她並不躊躇，笑著答應道“好的。”

“那時的我，只覺得身子漸漸高大起來，直至蓋沒了地上的一切。我帶哭帶笑地和她接了一次長吻。

“後來，我們下了平台，就坐著車子回去。

“誰知這個幸福之夢，不到半年，就被打得粉

碎了。

、“她在另和別一個男子結婚的前幾天，竟然咬破手指，寫這封血書來給我，說是：‘迫於母命萬不得已而毀約的苦衷，教我原諒她。’”

“我怎忍怨她呢，她是世上的珍寶，是人類靈魂的管理者，必須幸福的人，方能消受。我祇有自怨罷了；況且她至於用自己的血來向我表明心迹，我只覺得心痛，覺得我的愛情，我的雪君，仍舊沒有失去，已經深深結合在這幾點鮮血裏邊了。我每一次開讀這血書的時候，心裏就多一回創痛，但願她不要爲我而減少幸福，我的心就安慰了。”

他想到此，決計去赴晚上的名流聯歡會。從玻璃窗望到外面的天空，見雪花已經停止，時候將要傍晚了。他站起來，忙忙從一只堆滿書報的桌子上，找著一瓶去油藥水，把大衣前襟的幾點污迹擦去。再從牆上取下那面灰塵堆積的小圓鏡子來，放在桌上，開始梳刷頭髮，和修理面部。他在鏡子裏

發現自己的頭髮已經全白，面部也已衰老不堪，看去已似七十歲的人了。

他忙了半天，一看手上的錶，知道時候快到，於是弄熄了爐子裏的火，穿上大衣，戴起帽子，出來，把房門鎖上，下了樓梯，向大新街亞洲飯店方面走去。他心裏非常焦急，腳裏却像拖著兩塊石頭似的，重得幾乎不能舉步，很艱難地一步步勉強努力前進，好容易捱到亞洲飯店門口的時候，他忽然想退回去，情願什麼也不見。他旋轉身體，走了幾步，又回上來，又退回去，……又走上來，末了，他把牙齒一咬，鼓勇走完了飯店的台階，把大門推開，就被一個侍者引到他們預定了的宴會廳裏。

華龍先生剛一踏進宴會廳的大門，如被電掣一般，登時呆住了；他望見對門沙發椅上，坐著一個雍容華貴的胖太太，就是從前的雪君，現在的李博士太太。那胖太太正和坐在身邊的一位名流夫人說著話，揚揚地笑著。見了他，也含笑向他點頭，

和招呼其餘的朋友一樣。

他頹然向牆角邊一只光線最暗的搖椅上坐了，低著頭用一隻右手撐住了前額，……他幾乎哭了。

胖太太忽然回轉頭來向他笑道：

“噲！我們有好久不見了。你怎麼老得那樣厲害？一向好嗎？你還沒有見過我的丈夫呢，讓我來給你們介紹吧。”

她說著，就和一個短頸子紅鼻頭的中年男子，一同走出座位來。

華龍先生跳起身來，筆直地立著。不知和那個紅鼻頭男子說了些什麼話。只聽見她很清脆地和他丈夫說道：

“可憐的老人，他似乎有點病。”

她們走向原處。

她又和那個紳士夫人附耳說了幾句話，兩人吃吃地笑著，似乎在衆人面前，故意表示她們的親

密。

華龍先生依然倒在搖椅裏。他向一個朋友做手勢，叫他過來，他告訴他：“今天的主席叫別人代了吧。”

那朋友向他望了一眼，點點頭，就照著他的話辦理去了。

一會餚饌端上來，大家都已入席。主席是個面色蒼白的青年，他向大家說了幾句話，即使是坐在他身邊的人，也不曾聽明白他說的是些什麼。這晚亞洲飯店的生意非常之好，幾個侍者忙得分不過身來，來了這樣，又短了那樣，天又冷，端來的菜都是不熱的，因此大家都覺得不合式起來，誰也不想多開口。祇有胖太太的談鋒最好，笑起來的聲音，依然是那樣嬌媚動人，不像一個中年女人的嗓子。但是她却時時要干涉她的丈夫說話，起初是因為他嚼得滿口的雞肉和人家說話，後來他又因為說話，把手一揚，打翻了面前的杯子，潑了隔座紳士

夫人一裙的酒，所以她簡直禁止他發言了，好在他喝了幾杯酒，已經有點醺醺然，也就不想開口，只在座間打盹。

華龍先生始終不發一言，他帶着怒氣，把前面的葡萄酒一下子推開，叫侍者拿一瓶白蘭地來，整瓶地喝了。他沒有喝酒，已有二十八年了，這天真興奮得厲害，兩瓶下去，還沒有醉，又要拿第三瓶的時候，却被別人勸住了。他順手把酒杯向地下一摔，站起來推開椅子，一搖一搖走了幾步，只覺得頭裏一陣暈，……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。

直到後來，看見自己仍舊睡在宴會廳套間裏的一只軟榻上。聽得外面的宴會還沒有散。

過了一會，似乎男人們都已走了。他正想出來，只聽見雪君的聲音喊道：

“我換一件衣裳再走。”

“我也把裙子整一整，等你一塊走吧。”另一個女人說。

他只得等著。

“剛才那個喝醉了的老頭子不知怎樣了？”另一個女人問。

“管他呢，早走了吧。喔！提起他來，我倒有一樁故事講給你聽。”雪君低低地笑道：

“我年輕時候，也很有幾個男朋友。這位華龍先生他纏得我最厲害，發狂似的愛著我，我心裏好笑，面子上也就和他敷衍過。他還當我真的愛他呢，偶然冷淡了他，他就尋死覓活來嚇我，我煩了，要想法子避開他，又怕他真的鬧出點笑話來，只得忍耐。有一天，我和現在的丈夫已經定了結婚的日子，才想起怎樣處置這個癡子來。正值我們家有宴會，殺了幾隻雞，我就想得一個妙法，於是倒了一杯雞血，用手指蘸著，寫成一封血書，寄了去，……固然什麼亂子也沒有，我們安安穩穩地結了婚，直到現在”。

“你真聰明，要是我，就不能對付了。”另一個